

三、“是追求，不是逃避”

慧照师，这是我来到色达后结识的头一个出家人。（在此先说明一下，慧照——这是这位出家人的法名，在家弟子为了表示对出家僧人的尊敬，通常都在对方的法名后面加个“师”字，以某某师相称。）

因着跟我结伴同行的一位女居士的因缘，一到色达，几经询问，我们找着了住在县城的香根·拉马交活佛的宅第。香根活佛的前世，目前有史可查者，最早的一位是代玛堪钦活佛，为宗喀巴大师的首席大弟子。现在的这位香根·拉马交，已是代玛堪钦世系的第十五世转世。

香根活佛很热情地接待了两位上海来客。他一听说我们已把行李留在车站招待所，连连摇头，当下就叫他的一位弟子陪我们去招待所，把行李搬到他家里来。

他的这位弟子就是来自北方某大城市的出家人慧照师。

将近一米八十的个头，平刷刷一头短发，穿着紫红色藏地僧服，两臂裸露，一张脸已被青藏高原的强烈日光晒成赭棕色。鼻梁上的一副眼镜，为这位北方汉子增添了几分文秀气。

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，言谈举止，却处处显得成熟干练。

他今年二月才来到五明佛学院出的家。因两年前曾在北京拜见过香根·拉马交活佛并受过活佛加持，所以来佛学院几个月之后，经香根活佛许可，从佛学院搬来活佛家里住，成为活佛的近伺弟子。

活佛家的院子里新盖了一所莲花生大师的经堂，不久前刚刚开了光。在莲师经堂的旁边，正在建造一所度母经堂。

我到香根活佛家的下午，他们正在整理活佛原来那间经室里的东西，把有些法器、法物搬到新落成的莲师经堂里去。慧照师是干活的主力。还有活佛的一位女弟子多吉卓玛，二十六岁，身体文弱，但为上师出力也不甘落后。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，便帮着一起搬。香根活佛看到我和慧照在抬一只佛龕，很高兴地对我说：你们的缘起很好，前几天我就在想，今天要把这屋里的东西搬过去，结果你们就正好今天赶来帮忙，这太好了。

晚上，让我跟慧照师住一个屋子。谈起五明佛学院，慧照师说，佛学院目前已常住三四千人，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所佛学院，也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所佛学院。从

汉地到这儿来的，多是年轻人，一大半人的文化程度很高，千里迢迢跑到条件很艰苦的青藏高原上来，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追求，而并非外界不少人误以为的是 什么失意者的逃避。

他来色达之前，在某大城市某大学办的"新技术公司"里工作。

还在念初中时，他就勤于思考。人生，理想，幸福，痛苦，宇宙，地球，生命，物质……他很想弄明白自己面对的这个世界的真谛，很想探究人生的根本意义。他跟自己的几个要好同学，不知有过多少次彻夜长谈，相互争论，为的是要找到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。可是，他找不到圆满的答案，始终没法摆脱头脑中的困惑。

当他进高中读书时，一股"气功热"在神州大地上悄然兴起，一个个气功大师相继登台亮相，一本本气功书刊占尽书市风光。他接触了气功，练上了气功，还当上了某派气功的辅导员。气功，功理，功法，功德，特异功能……气功开拓了他的眼界，有时使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索一些问题。

他发觉在很多功理功法的背后，万法归宗，其实质是释、道、儒的回归。他一旦认识到这一点，就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传统文化，一头沉浸到先人留下的永远读不完的文化典籍中去了……

"那时，我看了不少四书五经，还有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你看，这《大学》里的一些论述，跟老子说的'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……'等等，不也可说是同义而异称么？'道'，这就是宇宙的真理，'止于至善'，也可说就是我的追求。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很了不起，汉族的人际关系，至今未超越《论语》的水平，很多方面甚至大大地倒退了……"

农历八月，中原地区正是秋日朗朗气候宜人之时，而在海拔四千米之色达，到了夜晚，穿两件毛衣都难御寒意。香根活佛家的厨房里，火炉烧得正旺，令人感到暖意融融。慧照师打开锅盖，把大蒸锅里的馒头倒出来。"你尝尝，做得怎么样？"
"他递给我一个馒头。

"嗯，很好。"我边吃边点头。北方人手艺不赖，馒头饱满而有弹性，确实做得好。

他往火炉里加了些木材、干牛粪，又下了一锅。

"还有《中庸》说的'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'这不仅是做人的准则，也是修行的道理啊！"慧照师嘴里嚼着一个馒头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"道与儒，我觉得都很有道理，相比之下，'道'更是基础。'逆则仙，顺则凡'，极有道理。老祖宗的这些书，当时对我影响很大，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，对人生的认识比以前大大深化了。不过，我真正找到人生的答案，那还是我高中毕业后不久，去某大学物理系工作时，听一

位来大学传播'藏密气功'的师傅讲了宁玛派的'大圆满'，对藏密的种种殊胜之处，印象极深，我豁然明白了：这才是我真正要寻找的东西……"

那个时候，他二十多岁，他一下子觉得自己成熟了好多。

在物理系干了一年后，他进了大学化工集团公司办的"新技术公司"，任业务员，常有机会外出。有人跑外勤跑腻了，他是如鱼得水，最好天天在外面跑。利用出差之便，每到一处，他必去寻访当地的寺庙，一路上的寺庙几乎都跑遍了。在安徽天长县的一个寺庙里，他从一个老和尚那儿学到了《大悲咒》，至今受益无穷。但是，跑的寺庙越多，他心中的某种失望也越重，这跟他心目中想要得到的佛教大法相距太远了。

九一年回到某市，偶尔结识了一个外地来的居士，从那人口中，头一次听说了"色达"这个地方，听说了在川北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高原上，有个叫晋美彭措的大法王办了一个举世无双的佛学院。那位居士也是偶尔才知道那个地方的：先是去了北京的雍和宫，而后去了五台山，接着去了峨眉山，在四川才听人说起川北有所五明佛学院，于是就跑到色达去了……

慧照一听之后，也跑到北京雍和宫去了。他是个天生的组织者，鼓动了二三十个人一起去。一到北京，他就领这批人直奔雍和宫。这座建于三百年前的喇嘛庙里，供奉着一座高达二十多米的檀香木弥勒佛站像，灵气袅袅，百年不散，每天都引得大批鸟儿在万福阁顶上腾跃盘旋、喃喃拜佛。慧照他们这批人进了雍和宫后，就趴在地上咚咚咚地叩大头，一个个都虔诚至极。

几个月后，慧照师再次进京，这一回，他是特地去中国藏系高级佛学院求见副院长却西活佛的。却西活佛不在院里，听说外出参加什么法事活动去了。打听到活佛下榻的宾馆，他独自一人闯了进去。大概这也是一种缘份。却西活佛一见到慧照，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，而慧照也是一见面就被却西活佛的神采迷住了，当下即生起了对上师的依止之心。他炼藏密气功已有两三个年头，此时功夫上了一个台阶，练到入定深时，呼吸可停顿很长时间。

在北京，他认识了香根·拉马交活佛。那时香根活佛正在藏系高级佛学院进修，一见这位北方小伙子，也很有好感，用一柄莲花生大师时代传袭至今的铃杵为他作了加持，还教了他五加行的修法。

九三年，他又去北京拜访香根活佛。活佛为他卜了个卦，对他说，他可以去内蒙，那儿正有个大法会，他不该错过。

他当下去了内蒙。那儿果然正在举办一个为时五天的时轮金刚大法会，十分殊胜。却西活佛也在那里，一见他去，十分高兴，就把他带在自己身边。离开内蒙时，又带他一起去了青海塔尔寺，让他参加了半个月塔尔寺举办的一系列活动。

进入九四年了，他静下心来，在半年时间里闭门不出，认真读了几部佛教经典，并认真进行了修炼。他自己也感觉到，此时慧照，已非昔日那个慧照了。他不再迷惘，不再困惑。他已看清了自己今后要走的路，而且预感到自己今后的生活将会发生一些变化。七月，有一位活佛指点他：你应该到色达去。

他稍稍做了点准备，就跑到海拔四千米青藏高原上来了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到达五明佛学院的那一天是八月四日，学院开讲《大圆满龙钦心髓》刚好第一百天。年底，副院长丹真嘉措活佛和索达吉堪布要去中原北方弘法，缺个合适的先行官。佛学院里四众弟子数千，可看来看去，这个先行官非慧照莫属。于是他领命返回内地，去天津、北京等地，为活佛和堪布去那里的活动打前站，将一应事项安排得妥妥贴贴。

九五年初，他再赴色达。冬天的青藏高原，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山风凛冽，积雪过膝。他却不觉得冷，感到自己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火。在他眼里，那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，正是修炼密宗“扎龙”的好场所。

这次到佛学院没多久，他就出家了，佛学院副院长龙多活佛亲自为他剃度。

“你到这儿出家，你家里知道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不知道。说不定，他们以为我又跑到哪儿求师拜佛去了。”

“你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你家里不惦记你吗？”

“两年前去青海那一回，离开家里时间也挺长的。不过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怕家里阻拦，来之前还谈了个女朋友，那是谈给家里看的。女的大学毕业，是个工程师，跟我很谈得来。第三次见面，我就对她把话说明白了，二三年里，我不会回来。她说她能理解我，也愿意今后仍跟我做个异性朋友。我要她帮我瞒住家里，我来色达后把信先寄给她，她再转交我家里，我家里写给我的信也由她转寄。前不久，她到日本去了……”

“你不惦记你的父母吗？”

“说不想是假的，我尤其牵挂我的爷爷，从小到大，待我最好了。可是，我出家修行，正是对他们尽最大的孝心，等我修成了，以后我就可以度他们往生了……”他告诉我，他现在的生活，精神上物质上都很充实，感到自己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所在。他决心以自己的实践——套用一句现代的术语，也可说是人类高级生命科学的实践吧，来证实这一点。当然，要修成正果，不是轻而易举之事，很可能是一桩很遥远的事业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他要先把“扎龙”修好，把自己身体修好，把身体修成不怕冷、不怕热的金刚不坏之躯，像米拉日巴那样几个月不吃不喝也不要紧，这样，才具备以后去山野洞穴里闭关修炼的先决条件。

"总之，出家修行，是出于追求，而不是逃避。"他以一种有力的声音和一个有力的手势，向我推出了他的结论。

选载于东北风电子杂志